

上古楚语中的南亚语成分*

叶晓锋

[提要] 本文就上古楚语中“观”、“邗”、“危”、“涸”、“篁”、“党”、“凭”等部分词语和南亚语的关系作初步讨论,认为一些上古楚语特征词来自南亚语。

梅祖麟、罗杰瑞(1976)曾对上古汉语中的南亚语借词进行了非常有启发性的探讨,鉴于上古汉语中“江”、“虎”、“牙”、“札”、“猓”等词的上古音与南亚语相关词语在语音形式上相同或相近,他们认为这些词是南亚语借词。但现代分子人类学的研究表明,整个人类都是从非洲东部迁徙而来,史前中国境内的人群从东非经由南亚迁徙而来(Chu 1998, Su 1999, Ke 2001)。这说明南亚语和早期汉语可能存在同源关系。潘悟云(1995)、王敬骝(2001)先后找出部分上古汉语和南亚语的同源词,认为它们存在发生学关系。但总体而言,语音上对应整齐的基本词数量并不多,因此上古汉语和南亚语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无论如何,上古楚国与说南亚语的濮人关系密切,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楚国开国就是占领濮人的领地之后才进而强盛的。(《史记·楚世家》:“(楚武王)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春秋时期,濮人的活动区域包括现在河南、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吕思勉 2008:213),而楚国最盛的时候疆域横跨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陕西、安徽、江苏、浙江、山东等省份(顾德融 朱顺龙 2001:267),可以看出濮人的活动区域和楚国的疆域存在交叉重叠。本文主要就古楚语中部分词语和南亚语的关系作初步的讨论。

—

《国语·楚语》:“启有五观。”韦昭注:“五观,启子,大康昆弟也,观,洛汭之地。”在韦昭的注解中,前半句认为“五观”是指“启的儿子大康兄弟等人”,后一句则又认为“观”是个地名,显然,这一注解前后并不一致。清代的汪远孙指出“观”解释为“洛汭之地”并不可信,他认为“五观”是一个人的名字。(详见徐元诰 2002:484)不过从其他上古经典文献对这段史实的记载来看,“五观”和“五子”相当。《汉书·古今人表》:“大康,启子,昆弟五人,号五观。”《楚辞·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逸周书·尝麦》:“其在启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庄述祖进一步指出“五子,即五观也”(黄怀信等 1995:787)。这是非常正确的。也就是说,“五”是数词,“观”即“子”,“启有五观”就是“启有五子”。不过由于庄述祖只是通过文献对读来说明,

*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金理新老师的指点以及陈菲菲、胡梦培、洪舒怡、何珍鸯、魏婷等同学的鼓励支持,谨致谢忱。

而古文献中“观”读为“子”几乎没有出现过，同时庄述祖也不能对“观”为何可以解释为“子”进行说明。因此，把“观”读为“子”这一看法并没有得到公认。

“观”表示“儿子”的含义看似非常罕见，实际通过同源词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诗经·齐风·甫田》：“总角丕兮”，毛传：“丕，幼稚也。”“丕”是见母元部合口字，上古音为 *koon，^①《礼记·内则》：“卵酱实蓼。”郑玄注：“卵读为鯤，鯤，鱼子。”“鯤”是见母文部字，上古音为 *kuun，读音非常接近。“鯤”从“昆”得声，“昆”，《国语·晋语二》：“延及寡君之绍续昆裔。”韦昭注：“昆，后也。”也就是“后嗣”的意思。“鰕”，《诗经·齐风·敝笱》：“其鱼魴鰕。”郑玄笺：“鰕，鱼子也。”诗三家异文作“鯤”（王先谦 1987:389）。因此，“观”和“丕”、“鰕”、“鯤”这组同源词都与“子嗣”义相关。

在许多汉语南方方言中，“官”或以“官”为构词成分的词经常表“子女”或“孩子”。清光绪甲辰年《常昭合志稿》：“称人之子，贵之则曰官人。”在吴语江阴、常熟、上海川沙方言、浙江的新昌、象山、镇海等方言中也都是以“官人”称呼小孩。吴语嘉兴话中，称呼男孩为“官官”。在闽语揭阳方言中，称呼小孩为“官仔”。闽语长乐方言，称呼女儿为“官姐”，“姐”表示性别，“官”就是“子女”的通称词语（许宝华等 1999:3686）。显然这些汉语方言中表“子女”义的“官”应该和《国语·楚语》“启有五观”中的“观”是有相同语源的。

值得注意的是，以“官”来表“子女”或“孩子”义只见于汉语南方方言，而不见于北方方言。这和“江”的分布情况类似，梅祖麟、罗杰瑞（1976）指出，“江”在古代汉语中基本上也都是出现在南方，而不见于北方，“江”的上古音是 *krooŋ。同时，南亚语中表示“河流”的词基本上都是 kroŋ（Sedang 语）或 kloŋ（Bru 语），因此他们认为“江”是个南亚语借词。上文我们说过，上古楚国与说南亚语的濮人关系密切。受此启发，我们发现“启有五观”的“观” *koon^②以及汉语南方方言中表“子女”或“孩子”义的“官”和南亚语言中表示“儿子”的词汇构成对应。

南亚语言中，表示“儿子、孩子”的词汇如下：佉语方言中，马散 kuan，艾帅 kon，孟汞 kuan，硝厂沟 gon，曼俄 kon（颜其香、周植志 1995:669、670）。京语中，kon 表示“子女”，是构成与“子女”相关词汇的词缀，如：“儿子” kon¹ jaai¹，“女儿” kon¹ yaai⁵（欧阳觉亚等 1984:52、55）。德昂语中，也有相似表示与“子女”相关的词缀 kon，kon 本义是“子”，如：“儿子” koon a'liang，“女儿” koon r'pia，“侄子” koon vai 'i'mai（陈相木等 1986:32、131）。克蔑语中，“儿子” khon³¹ khun³⁵，“女儿” khon³¹ phrn³⁵，“晚辈” khon³¹ su²⁵³（陈国庆 2005:198）。布朗语中，kon¹ 表示“儿童”，如：“儿子” kon¹ ka⁴ me²，“女儿” kon¹ ka⁴ prn¹（李道勇等 1986:95、98）。“孩子”在 Chrau 语里为 con（Thomas 1971:132）。在西部 Bahnaric 语各方言中，“孩子”在 Lavi 方言里为 kon，“孩子、儿子、后代”在其他方言中基本上都是 kuan（Sidwell 2003:128-129）。^③在 Katuic 语支中，表示“孩子、儿子”的基本上都是 koon（Sidwell 2005:179-180）。在孟语中，“孩子、后代”，缅甸孟语 kon，泰国孟语 kon，Nyah kur 语 kuan（Huffman 1990）。柬埔寨高棉语中，“儿子”为 koon（Haiman 2011:75）。

^① 本文上古音构拟主要采用郑张尚芳—潘悟云的上古音构拟体系。

^② 在世界上许多语言中，-uan 与 -on 或 -un 相互演变是很常见的音变现象。

^③ Juk 方言 kuən 除表“儿子、女儿、孩子”，还表“幼小动物”，可与上古汉语“卵”和“鯤”对照。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确定,“观”、“官”以及“昆”等在古籍和方言中表示“儿子、儿童”含义的词语,在语源上可以追溯到南亚语表示“儿子、儿童”的词语 *kon*、*ko:n* 或 *kuan* 等。

在上古汉语中,“句”的谐声系列经常表示“幼兽”,“狗”,《尔雅·释兽》:“熊虎丑,其子狗。”又《尔雅·释畜》:“未成豪,狗。”郭璞注:“狗子未生鞬毛者。”“狗”上古是见母侯部字,上古音**koʔ*,显然和“观”**kon*词根相同,惟一的区别就在于“观”多了一个-n韵尾。^①-n韵尾可能就是名词后缀(详见金理新 1998)。因此,表示“儿子、孩子”含义的“观”、“官”等词可能和“狗”等表示“幼兽”的词在语源上存在关联。

二

《诗经·陈风·防有鹊巢》:“防有鹊巢,邛有旨苕。”毛传:“邛,丘也。”《说文》:“丘,土之高者,非人所为也。”“山”,《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风为天于土上,山也。”孔颖达疏:“山,是地之高者。”《广雅·释山》:“土高有石,山。”可见“邛”、“丘”和“山”意义大致相当。有意思的是,“邛”表示“山丘”的意思,在上古文献中,比较明确的仅此一见。春秋时陈国地理位置在楚国附近,根据扬雄《方言》,陈和楚经常连言,在语言上非常接近,因此可以把陈归为楚方言下面的一个次方言(华学诚 2007:120)。而早期楚方言区和现在的南方各民族关系(其中就包括现在说南亚语的民族的祖先)密切。“邛”的上古音为**goŋ*。

根据金理新(2012:291—293),“山”,藏语和戎语支基本都是 *ri*, 缅甸语是 *toŋ*, 景颇语、阿昌语 *pum*⁵⁵, 仙岛语 *pum*⁵⁵, 载瓦语 *pum*⁵¹; 苗语的原始形式为**buuʔ*, 侗台语的原始形式为**p-ra*。显然,“邛”**goŋ*和藏缅甸语、苗瑶语以及侗台语都不存在关联。

我们认为“邛”**goŋ*和南亚语有关。在南亚语中,“山”,艾帅 *goŋ*, 马散 *ghoŋ*, 硝厂沟 *koŋ*, 曼俄 *ŋkoŋ*, 胖品 *koŋ*, 甘塘 *koŋ*(颜其香、周值志 1995:568)。布朗语新曼俄话 *nkoŋ*³, 关双话 *goŋ*(李道勇等 1986:86)。佤语 *goŋ*(周值志、颜其香 1984:165)。克木语 *ŋ'kəŋ*(陈国庆 2002:272)。侬语 *qhoŋ*¹(李旭练 1999:221)。Chrau 语 *guŋ*, 原始南部 Bahnaric 语**guŋ*, 原始北部 Bahnaric 语**xguŋ*(Sidwell 2000:126)。

三

楚简中“危”一种写法是“𠄎”(《曹沫之阵》)(李守奎 2003:443)。在上古秦楚选择术术语中,秦地的“坐”在楚地文献中都对应“危”(详见刘乐贤 2006)。在包山楚简 263 号简中有“一危席”(《包山楚简》,图版 113 页),其中“危”与《曹沫之阵》中的“危”写法相同。但是“危席”不好理解。李家浩(2010)、刘信芳(2011:229—230)指出“危席”就是“坐席”。“坐席”典籍中常见,《韩非子·说林下》:“曾子不起而延于坐席。”由此可见,在上古楚语中“危”可以用来表示“坐”。陈剑(2005)指出“危”是“跪”的初文,

^① 在上古汉语中,元部合口(**on*)还经常同侯部(**o*)存在异读和通假现象,如“短”上古元部合口,“短”从“豆”得声,“短”是上古元部合口,而“豆”是侯部。(详见潘悟云 2000:230,郑张尚芳 2003:201—202)

“危”与“坐”形音义都很密切，可能是同源分化现象。由于“危”是疑母字，而“坐”是从母字，声母发音差别较大，因此大西克也（2010）认为是训读关系。这个看法是正确的。根据上面的材料，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上古楚语中的“危”是个方言词，意思与秦方言里的“坐”一样。楚人在转写秦方言“坐”的意思的时候，用“危”来代替。这是典型的同义换读，正如“一元钱”经常又写作“一块钱”。这种现象很常见，详见裘锡圭（1988:219—222）。

“危”的上古音为**mkor>*ɲor。^①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中表示“坐”的词语在语音形式上与“危”*ɲol相去甚远。在南亚语中，“坐”，南虎 ɲoi，甘塘 ɲol，硝厂沟 koi，莽语 ɲoy（颜其香、周值志 1995:722，高永奇 2003:219）。京语 ɲoi（欧阳觉亚等 1984:141）。原始西部 Barharic 语 kuul，原始 Katuic 语 tɔŋguu（Sidwell 2003:150）。^②根据上面南亚语的材料，我们可以把原始南亚语的“坐”构拟为*ɲkol或*ɲol。显然上古楚语中表示“坐”含义的“危”*mkor或*ɲor在语音上与南亚语中的“坐”*ɲkol或*ɲol极为接近。因此，上古楚语中表示“坐”含义的“危”应该是来自于南亚语。

值得一提的是，侗语中“小蔑凳”的语音形式分别是：阿侗 ɲot，巴饶克 ɲot，侗语 got（周值志、颜其香 1985）。由于韵尾-t和-l、-i存在相互交替，因此，南亚语中的 ɲot“小蔑凳”和 ɲol或 ɲoi“坐”可能存在语源上的联系。

四

《楚辞·渔父》：“世人皆浊，何不泥其泥而扬其波。”王逸没有对“泥”作解释，洪兴祖注：“泥，浊也。”（洪兴祖 1983:180）这是采用《说文》的说法。这个解释比较生硬，“浊”是形容词，即使是形容词作动词用，翻译出来是“使泥浑浊”还是不通顺，因为“泥”本身就不是清的，不存在使泥变得浑浊的问题。《慧琳音义》：“泥，搅令浊也。”这个解释应该比较接近原来的意思，也就是说“泥”和“搅”的动作有关。“泥其泥”就是“搅动水中的泥”，这个动作的结果自然是水变得浑浊。“泥”表示“搅”的意思在上古文献中仅在《楚辞·渔父》出现，可见是上古楚语的特有词汇。“泥”又写作“扞”或“汨”，《广雅·释诂三》：“泥，浊也。”王念孙疏证：“泥、汨、扞并通。”《吕氏春秋·本生》：“夫水之性清，土者扞之。”高诱注：“扞，读曰骨，浊也。”相似句子，《淮南子》作：“水之性真清，而土汨之。”^③

现代南方汉语各大方言的共同祖先可以追溯到古楚语。在南方许多方言中，表“搅动、搅拌”意的有一个词，读为 ku，各地方言声调略有不同，丽水 ku⁴⁴，福州 ku³¹，闽侯洋里 ku³²²（许宝华等 1999:6409）。一般把本字写作“鼓”，其实本字应该是“泥”，这是古楚语在南方方言中的遗存。“泥”上古音为*kut。有意思的是，“搅拌”在侗语各方言中分别是：南谦 kul，曼买 kur，甘塘 koi⁵¹，马散 kui（颜其香、周值志 1995:750）。显然两者之间存在对应关系。

^① “危”的上古音采用金理新的构拟，m放在k前面的时候会被k同化变成ɲ。

^② 在 Aslian 各语言中，“坐”的语音形式在韵尾上有所变化，如 Kansiw 语、Tea-de、Yahay、Tean-can 都是 ɲk（Phaiboon 2006）。可能韵尾经历了-l->-k 的变化。

^③ 需要说明的是，“扞”不仅仅可以表示“搅浊”的意思，还可以表示“掘”的意思，如《荀子·尧问》：“深扞之而得甘泉。”杨倞注：“扞，掘也。”

五

“篁”，最早出现于《楚辞·九歌·山鬼》：“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五臣注：“篁，竹丛也。”（洪兴祖 1983:80）“篁”上古音为*g^uaan 或者*fⁱwanj，^①并不见于其他先秦古籍，所以可以认为是楚语的特征词，汉以后由于楚辞的影响，才逐渐扩散开来。

通过考察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的“竹子”和“竹笋”等词语可以确定，上古楚语中的“篁”和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没有关联。在南亚语中，“竹子”Katu语 ?abaŋ, “竹笋”Dakkang语 kabaŋ, Triw语 kabaŋ, Bru语 ?abaŋ, Pacoh语 ?abaŋ, Kui语 ?abaŋ~baŋ, E-Mnong语 bāŋ, Stieng语 baŋ, 德昂语 baŋ, 京语 maŋ¹, 布朗语新曼俄话 kaʔ⁴ poŋ², 双关话 puŋ², 布赓语 mbaŋ, 侬语 mboŋ³ (Sidwell 2000:75, 2005:85, 陈相木等 1986:128, 欧阳觉亚等 1984:131, 李道勇等 1986:91, 李云兵 2005:314, 李旭练 1999:230)。原始南亚语表“竹子”或“竹笋”的词应该是*kabaŋ, k-弱化成了?-，就变成了Katu语中的?abaŋ, 进一步脱落就变成了德昂语的baŋ, 而布赓语则出现鼻冠音增生现象，变成了mbaŋ, 京语中鼻冠音声母进一步吞没后面的塞音变成了纯粹的鼻音声母，即kabaŋ>?abaŋ>baŋ>mbaŋ>maŋ。

由于和南亚语发生语言接触，南亚语的“竹子”kabaŋ 或者 baŋ 进入了上古楚语，^②从理论上讲至少有以下几种接触演变的可能：1. 南亚语“竹子”kabaŋ 进入上古楚语，先是前缀的元音a脱落，变成kbaŋ, 接着k受b同化变成浊塞音g, 而b又变成w, 这是很常见的音变，所以发生的音变过程是：kabaŋ>kbaŋ>gbaŋ>gwaŋ。2. kabaŋ 进入上古楚语，但演变过程有所不同，随着-a-的脱落，kabaŋ 变成kbaŋ, 然后k-变成h-, ^③由于h-和后面的浊辅音b紧挨着，受b同化而变成h, 之后b又变成w, 于是kabaŋ 就变成了fiwaŋ; 或者k直接变成fi, 之后b又变成w, 于是kabaŋ 就变成了fiwaŋ, 整个演变过程即：kabaŋ>kbaŋ>hbaŋ>fiwaŋ>fiwaŋ 或者 kabaŋ>fiwaŋ>fiwaŋ。3. 南亚语“竹子”以baŋ的形式进入上古楚语，上古楚语中，双唇音和软腭音在鱼部、铎部、阳部前面可以交替，^④然后又变成*g^uan, 整个过程应该是：*kabaŋ>*baŋ>*b^uan>*g^uan。所以楚人就造了“篁”字*g^uan 来表示南亚语的“竹子”kabaŋ 或者 baŋ。这还可以找到其他旁证。“篁”从“皇”得声，在上博简《民之父母》2：以皇于天下。相对应的《礼记·孔子闲居》作“以横于天下”。《荀子·修身》：“横行天下。”王先谦《荀子集解》引卢文昭曰：横行天下犹方行天下。^⑤（刘信芳 2011:420）也就是说，在楚

① “篁”上古音，郑张尚芳-潘悟云构拟为*g^uaan, 李方桂构拟为*g^uwan, 金理新构拟为*fⁱwanj。

② 南亚语“竹子”*kabaŋ在楚语中可能失落前缀，变成*baŋ, 也可能在进入楚语之前前缀就已经失落。

③ k>h或k>fi是常见的音变，在汉语闽语中就有此类音变现象。如“嫁”，福州ka⁵, 大田ka⁵, 建瓯xa⁵, 建阳xa⁵; “菇”，福州ku³, 古田ku³, 厦门ko¹, 建阳ho¹, 松溪xu⁷。（李如龙、陈章太 1991:65）

④ 如战国楚简中“父”经常被写作“古”，“病”写作“瘦”，从“疒”从“更”，“更”显然是声符，而“病”从“丙”得声。说文：“更，从支丙声。”《淮南子》是楚地文献，《淮南子·地形》：“玉横维其西北之隅。”高诱注：“横或作彭。”（李家浩 1999, 赵彤 2006,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2009, 叶晓锋 2011）

⑤ 王引之指出《尚书·周书》“方行天下”的“方”就是“旁”，“方”有两读，分别是“符方切”和“府两切”，“旁”是並母字，那么显然“方行天下”的“方”应该是“符方切”（宗福邦等 2003:990），上古音就是*baŋ。

筒中是以“皇”gʷaŋ来表示“方”baŋ。这也可以证明以“篁”来表示南亚语的“竹子”baŋ是完全有可能的。

总之，无论语音还是语义，“篁”都与原始南亚语表“竹子”或“竹笋”的kabaŋ存在关联。

六

《方言》：“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由扬雄《方言》可知，上古楚语都是用“党”*taaŋ来表示“知道”，^①但是上古楚语中的这个词源一直不明。

通过与周边少数民族语言比较，我们可以确定上古楚语中表示“知道”的“党”与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都不存在关联。我们把视角投向南亚语，有部分南亚语表示“知道”的词语与《方言》记载的“党”相似：So语daŋ，Bru语daŋ，Siliq语daŋ，Makong语daŋ，Kadang语daŋ，艾帅təŋ，克木语nuan（欧阳觉亚等1984:144，陈相木等1986:139，颜其香、周值志1995:768，陈国庆2002:298，Sidwell2005:178，Miller1996）。

从上面的南亚语材料我们可以看到，“知道”这个词在南亚语内部有较大的分歧，但是有一部分语言如So语、Bru语、Siliq语、Makong语、Kadang语等语言中的“知道”都是daŋ，这显然和上古楚语的“党”存在关联。我们认为上古楚语中的“党”就是来自南亚语。

七

《楚辞·离骚》：“凭不厌乎求索。”王逸注：“凭，满也。楚人名满曰凭。”“凭”*breŋ，^②表示“满”仅见于上古楚语，这个词同样与南亚语有关。“满”高棉语pin，孟语pəiŋ，Sedang语peŋ，布赓语mboŋ⁴⁴，Bahnaric语支中，C-Mnong语beeŋ，E-Mnong语beŋ，Stieng语beeŋ，kôho语biŋ，原始南部Bahnaric语beeŋ，原始孟语beeŋ，原始北部Bahnaric语bin；Katuic语支中，Ta’Oi语peŋ/biŋ，Talan语peŋʔ，Kriang语piŋ，Ngeq语pəeŋ，Chatong语piŋ，Dakkang语biŋ，Triw语biŋ，Kantu语biŋ，katu语biŋ，Pacoh语pəŋ，原始Katuic语*bəŋ~*biŋ。（Headley1976，李云兵2005:324，Sidwell2000:91，Sidwell2005:105）南亚语“满”的原始形式可以构拟为*bəŋ~*ben。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境外的南亚语，表示“满”的词语非常一致，因此可以确定*bəŋ~*ben是南亚语的固有词语。

值得注意的是，藏缅语和苗瑶语的部分语言也有音义都很接近的词语。^③藏缅语中，“满”，缅文praŋ，载瓦语pjiŋ⁵⁵，浪速语pjaŋ⁵⁵，阿昌语pzeŋ³⁵，景颇语phziŋ，僜语bluŋ⁵⁵，珞巴语biŋ（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1991:1218）。这些藏缅语语音同属一组，原始形式可以构拟

^① 章太炎《新方言》：“今谓了解为党，读如董。”也就是说现在一般表示“了解”意的“懂”也许可以追溯到上古楚语的“党”。此点承金理新老师指点，谨致谢忱。

^② “凭”的上古音采用金理新的构拟。

^③ 藏缅语内部歧异较大，藏文gaŋ，现在各藏语方言基本和藏文一致。羌语sye⁵⁵、普米语su⁵⁵以及纳西语sar⁵⁵同属一个组，土家语man³³和白语ma³³是一组，可能是来自汉语的借词。彝语、哈尼语、傣语、缅语是一个组，基本上都是双唇塞音与非后元音组合而成，门巴语的tem¹³应该是来自壮侗语的借词。

为*brəŋ, 显然和南亚语的“满”*beŋ~*ben在语音形式上接近。值得注意的是, 杜冠明(2008)指出孟高棉语对彝缅语影响较大, 根据我们的观察, 藏缅语这一组语言确实有很多南亚语借词, 如: “象” 缅文 hsaŋ², 浪速语 tɕaŋ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 1991:493); 南亚语: 马散 saŋ, 艾帅 saŋ, 硝厂沟 ma saŋ, 曼俄 ka²¹ saŋ³⁵, 胖品 tɕaŋ³³, 曼买 su tɕaŋ, 甘塘 tɕaŋ³³ (颜其香、周值志 1995:590)。“马” 缅文 mraŋ², 阿昌语 mzaŋ³¹, 载瓦语 mjaŋ²¹, 僜语 ma³¹ioŋ⁵⁵, 珞巴语 ma⁵⁵ioŋ⁵³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 1991:483); 南亚语: 茶叶箐 mbraŋ⁵¹, 曼买 mbraŋ, 马散 brauŋ, 硝厂沟 mbron, 南虎 baŋ, 艾帅 bruŋ, 孟汞 broŋ (颜其香、周值志 1995:585)。因此, 我们认为缅文、僜语中的“满”很有可能借自南亚语。

苗瑶语中, “满”, 高坡 pəŋ¹³, 长坪 pəŋ, 湘江 pwəŋ, 罗香 pwəŋ, 青岩 poŋ¹³, 宗地 poŋ⁴², 三江 baŋ³⁵, 大坪 baŋ²⁴ (王辅世、毛宗武 1995:114)。苗瑶语中的“满”与南亚语存在对应关系, 这一点 Peiros (1998:156) 已经注意到。除了“满”以外, 他还找出 24 组可以对应的词语, 指出苗瑶语与南亚语存在发生学关系。但总体上构成对应词语的数量偏少, 苗瑶语和南亚语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探索。不过上古楚国境内不仅有说南亚语的濮人, 还存在苗瑶族是可以确定的 (伍新福 2001)。因此, 苗瑶语早期与南亚语至少存在语言接触的客观条件。南亚语表示“满”的词语非常一致, 而上古楚国影响力辐射范围显然没有到达东南亚, 因此 *beŋ “满”可能是南亚语的固有词语, 而苗瑶语的 *pəŋ “满”很可能是借自南亚语。

通过上文的讨论, 我们可以确定, 上古楚语中的“凭”除了和南亚语的 *peŋ “满”存在对应以外, 还与部分藏缅语和苗瑶语对应。考虑到国内外南亚语高度一致, 因此, 南亚语的“满” *peŋ 是其固有语词, 而上古楚语的“凭”、部分藏缅语和苗瑶语的相似词语可能是来自南亚语的借词。

参考文献

-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藏缅语语音和词汇》,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年。
- 陈 剑:《上博竹书〈昭王与龚之雎〉和〈柬大王泊旱〉读后记》, http://www.bamboosilk.org/admin3/2005/chenjian002.htm#_ednref22, 2005年。
- 陈国庆:《克蔑语研究》, 民族出版社, 2005年。
- 陈国庆:《克木语研究》, 民族出版社, 2002年。
- 陈相木、王敬骝、赖永良:《德昂语简志》, 民族出版社, 1986年。
- 大西克也:《上博六〈平王〉两篇故事中的几个问题》,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133, 2010年。
- 杜冠明:《汉藏语言的谱系》, 《民族语文》2008年第2期。
- 高永奇:《莽语研究》, 民族出版社, 2003年。
- 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
- 洪兴祖:《楚辞补注》, 中华书局, 1983年。
-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 文物出版社, 1991年。
- 华学诚:《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年。
- 黄怀信、张懋镛、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年。
- 金理新:《汉藏语的名词后缀*-n》, 《民族语文》1998年第1期。

- 金理新:《汉藏语系核心词》,民族出版社,2012年。
- 李道勇、聂锡珍、邱愕锋:《布朗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年。
- 李家浩:《读〈郭店楚墓楚简〉琐议》,《中国哲学》1999年第20期,辽宁教育出版社。
- 李家浩:《谈包山楚简263号所记的“席”》,《出土文献研究》2010年第9辑,中华书局。
- 李守奎:《楚文字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 李旭练:《俚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
- 李云兵:《布赉语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
- 刘乐贤:《楚秦选择术的异同及影响》,《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
- 刘信芳:《楚简帛通假汇释》,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两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 毛宗武、蒙朝吉、郑宗泽:《瑶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1982年。
- 欧阳觉亚、程方、喻翠容:《京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4年。
- 潘悟云:《汉藏语、南亚语和南岛语——一个更大的语言联盟》,《云南民族语文》1995年第1期。
- 潘悟云:《对华澳语系假说的若干支持材料》,载王士元主编《汉语的祖先》,中华书局,2005年。
-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释》,《文物》2009年第6期。
-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
- 王均等:《壮侗语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1984年。
- 王辅世、毛宗武:《苗瑶语古音构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 王敬骝:《华夏语系说》,第三十四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2001年。
-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年。
- 伍新福:《楚人、楚国和苗族》,《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
- 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
- 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华书局,1999年。
- 颜其香、周植志:《中国孟高棉语族语言与南亚语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
- 叶晓锋:《汉语方言语音的类型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 赵彤:《中古舌根声母字和双唇声母字在战国楚系文献中的交替现象及其解释》,《中国语文》2006年第3期。
-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 周植志、颜其香、陈国庆:《佅语方言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
- 周植志、颜其香:《论古代佅语的元音系统》,《语言研究》1985年第1期。
- 周植志、颜其香:《佅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4年。
- 宗福邦等:《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
- Chu, J. Y., Huang, W., Kuang, S. Q., et al. 1998. Genetic Relationship of Populations i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 95 (20): 11763-11768.
- Haiman, John. 2011. *Cambodian: Khmer*.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Headley, Robert K. Jr. 1976. Some Considerations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Khmer, in P. N. Jenner, L. C. Thompson and S. Starosta (eds.) *Austroasiatic Studies I* (Oceanic Linguistics Special Publications No. 13).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pp.431-451.

- Huffman, Franklin E. 1990. Burmese Mon, Thai Mon, and Nyah kur: a Synchronic Comparison, *Mon-Khmer Studies* 16-17: 31-84.
- Ke, Yuehai, Su, Bing, Xiao, Junhua, *et al.* 2001. Y-chromosome Haplotype Distribution in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and Modern Human Origin in East Asians, *Science in China* (Series C: Life Sciences), vol. 44 (3): 225-232.
- Mei, Tsu-lin and Norman, Jerry. 1976. The Austroasiatics in Ancient South China: Some Lexical Evidence, *Monumenta Serica*, vol. XXXII: 274-301.
- Miller, John and Miller, Carolyn. 1996. Lexical Comparison of Katuic Mon-Khmer Languages with Special Focus on So-Bru Groups in Northeast Thailand, *Mon-Khmer Studies*, 26: 255-290.
- Phaiboon, Duangchan. 2006. Glossary of Aslian Languages: the Northern Aslian Languages of Southern Thailand, *Mon-khmer Studies*, 36: 207-224.
- Peiros, Iliia. 1998.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in Southeast Asia*. Pacific Linguistics Series C, Vol. 142. Canberra: Pacific Linguistics Publisher.
- Sidwell, Paul. 2000. *Proto South Bahnaric: A Reconstruction of a Mon-Khmer Language of Indo-China*. Pacific Linguistics 501. Canberra: Pacific Linguistics Publisher.
- Sidwell, Paul and Jacq, Pascale. 2003.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Bahnaric: vol. 1---West Bahnaric*. Pacific Linguistics 551. Canberra: Pacific Linguistics Publisher.
- Sidwell, Paul. 2005. The Katuic Language: Classification, Reconstruction and Comparative Lexicon. Pre-publication draft.
- Su, Bing, Xiao, Junhua, Underhill, Peter, *et al.* 1999. Y-Chromosome Evidence for a Northward Migration of Modern Humans into Eastern Asia during the Last Ice Ag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65 (6):1718-1724.
- Thomas, David D. 1971. *Chrau Grammar* (Oceanic Linguistics Special Publications No. 7).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certain number of lexical terms in Old Chu and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Austroasiatic languages, and proposes that some feature words in Old Chu have been borrowed from the Austroasiatic languages.

(通信地址: 325035 温州市茶山高教园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E-mail: yuwangshui@gmail.com)

【本文责编 吴雅萍】